



毛泽东求学记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MAOZEDONG QIUXUEJI

毛泽东求学记

王以平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湘) 新登字006号

毛泽东求学记

王以平 著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长沙市东风路附1号)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字数: 9万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4.75 插页: 2
1993年4月第1版 1993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 徐烈军

封面设计: 王菊生

印数: 1——96,920

ISBN 7-5358-0839-5/I·243(儿) 简精定价: 2.80元

101	丁来德来游，命革
111	文非西表为盖一
111	吾主学自陆台王
目	效学设个一景聊一
881	求重批滴不
录	

641 清朝光绪庚子年，也就是公元1900年

用今天的说法，这是19世纪的最后一年，或者说，这

拜见孔夫子	1
饭篮子的秘密	9
池塘风波	17
第一次“罢工”	23
经书和“杂书”	28
在半耕半读的日子里	32
《盛世危言》的启示	37
心灵在反叛	46
第二次退学	55
飞出韶山冲	61
土包子进了洋学堂	71
“假洋鬼子”的故事	80
第一次发表政见	90

革命，说来就来了	101
一篇优秀的作文	111
定王台的自学生活	116
一师是一个好学校	122
不断地追求	133
后 记	146

1	于夫江贝我
9	密绿内于董勋
11	紫风紫紫
33	“工罢”水一第
38	“件紫”味件至
33	里于日内新半赫半至
37	示自内《言欲世盛》
44	难又去是心
53	学影水二第
61	书山踏出外
71	堂学教了批于国土
80	事姑内“于康紫别”
90	风烟泰武水一第

拜见孔夫子

只，清朝光绪庚子年，也就是公元1900年。

用今天的说法，这是19世纪的最后一年；或者说，这是20世纪的前夜。

不过，当时的韶山冲，非常闭塞。作田汉子们还不会这样说。他们也不知道，就在这一年春天，中国北方闹起了轰轰烈烈的义和团运动；接着，八国联军的铁骑，践踏了神圣的古都北京。大清国的军队毫无作战能力，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只能仓皇出逃。堂堂的五千年文明古国，竟被“洋鬼子”打得一败涂地！

第二年，作为战败国的大清国朝廷，只能俯首贴耳，低声下气，和那些帝国主义国家签订《辛丑条约》。这是从鸦片战争以来最为严重的不平等条约。单是赔款一项，就使中华民族蒙受了莫大的羞辱和损失。当时议定，赔偿白银4亿5千万两，分39年还清，连本带利，共计9亿8千多万两！

这样一来，大清国就更加弄得民穷财尽，黎民百姓就更加陷入水深火热之中。

那时候，在偏僻的韶山冲，还看不到报纸，也没有广播，当然更不会有电视。像这样震惊世界的重大新闻，也要在两三年之后，才能慢慢地传到少数读书人的耳朵里。而那些作田种地的农夫们，就根本不会过问这些事情，他们绝大多数是文盲，世界大事也好，天下大事也好，和他们都没有关系。

这时候，毛泽东还只有8岁，他当然不会知道。

8岁的毛泽东，还没有上学。人家也不叫他的学名，只叫他的小名：石三伢子。

毛泽东为什么叫石三伢子呢？

这就要从头说起了。原来，毛泽东的父亲毛顺生和母亲文七妹，在光绪乙酉年就结了婚。毛泽东出世以前，母亲曾经生过两个男孩，由于当时的医药卫生条件很差，两个男孩都是不满周岁就夭折了。毛泽东出世以后，全家人都格外欢喜。但是，又担心他“根基不稳”。祖父毛翼臣怀疑上屋场的风水有挂碍，满月以后就要他们母子双双去外婆家“避邪”。

外婆家在湘乡大坪唐家坵，离韶山冲有15里路，中间隔着一座云盘大山。有些文人雅士嫌唐家坵这个地名太土气，就改称棠佳阁，但作田人叫惯了，还是叫唐家坵。

外婆文贺氏最疼爱这个宝贝外孙，硬要把他留在身边抚养。按照当地的风俗，“命大福大”的婴儿，一定要拜一个好干娘，才能“根基稳固，易养成人”。外婆想起屋后背龙潭冲有块大石头，高有三丈多，宽有一两丈。石头下面

涌出一股清泉水，不管天旱多久，泉水总是长流不断。这真是“福如东海，寿比南山”了。她把外孙抱到大石头下面，焚香作揖，拜这块大石头做“干娘”。因为婴儿是第三胎，就取了个乳名叫石三。从此以后，这个小名就叫开了，直到他上学的时候，教书先生才在他的书本上写起了“毛泽东”这个大名。

毛泽东满了8岁才上学。那时候，不论是城市还是乡村，都没有学校，只有私塾。

一般富裕的家庭，总要收拾一两间宽敞清静的房间，聘请一位有才学的先生，来教育自己的子弟。有些亲朋戚友或左邻右舍的学童，也来这里寄读。这就是当时的私塾，有的又叫蒙馆。

还有另外一种私塾，人们叫它义学。就是有些宗族大姓，利用祠堂和公屋，聘请一位或两三位有才学的先生，来这里设馆授徒，附近的学童都可以来上学，学费收得不多，颇有一点像后来的学校。

不过，在当时，大多数黎民百姓都是家道艰难，小孩长到七八岁，就要下田劳动，因而上学读书的很少。一般的私塾，都只有十几个学生，有的还要少一些。

那一天，父亲对他说：“石三！你满了8岁，长起这样高了，也该读几句书、认几个字了。快点去收拾东西，换身干净衣衫，跟我拜先生去！”

毛泽东听了，只点了点头，没有说什么，心里却是格

外高兴的。其实，他早就想上学了。

早两年，他住在唐家坵外婆家，八舅文玉钦在家里办了一所蒙馆，教几位表哥和另外几个发蒙学生读书。有时候，他也跟着表哥们到书房里去玩。他不吵又不闹，八舅给蒙童们讲书的时候，他就不声不响地坐在一边当“旁听生”。八舅叫学生们背书，背“人之初，性本善”，有些伢子背不出来，站在孔夫子的牌位底下，两眼翻白，望着天花板。毛泽东觉得很好笑，他想：这有什么为难的！就站起身来，大声地背诵起来。他背得十分流畅，有腔有调，一字不漏地把半本《三字经》背完了。八舅听得出神了，就抚摸着他的头顶，连声说：“不错！不错！”以后，他逢人便夸：“我们石三真聪明，将来只怕要点状元呢！”

外婆和母亲听了，都格外喜欢。

母亲最担心儿子贪玩，不肯上学。今天，看到他笑嘻嘻地点了头，也就完全放心了。她连忙给儿子换了一身崭新的元青家机布长衫，穿上一双千层底新布鞋，配上他高挑的身材，乌青的长辫子，圆圆的脸膛，更显得清秀斯文，很像个读书人的样子了。

这时，母亲才轻声地叮嘱他：“三伢子！要发狠读书，听先生的话，莫顽皮呀！”

正说着，忽然，从里边卧房里走出来一个扎着冲天辫子的细伢子。他就是毛泽东的弟弟毛泽民，乳名叫做四伢子，今年满5岁了。

四伢子看见哥哥穿上了新衣新鞋，眼热得很，就滚在妈妈怀里，吵嚷着说：“我不哩！我不哩！我也要穿新鞋子哩！”

父亲板着脸，吼了一声：“吵什么吵？！看我不打死你！”

母亲连忙哄着他：“四伢子乖！你还小呢。再过两年，也跟哥哥去读书哩！走，我们到后背屋里看鸡崽崽去。”

一听说看鸡崽崽，四伢子就不吵不闹，跟着妈妈走了。

哄走了四伢子，父子俩就走出了大门。毛泽东走在前面，提着一只红漆小木箱，里面装着笔墨纸砚，当时，这称为“文房四宝”；还有一本石印版的《三字经》，一本木刻版的《增广贤文》。父亲毛顺生跟在后面，手上挎着一只竹篮子，里面放着一大块油浸浸的腊肉，十个鸡蛋，还有四串铜钱。这不像送儿子上学，倒像是送年礼、走亲戚似的。

私塾就设在南岸塘边的邹姓公屋里。离上屋场很近，抬脚就到了。

这是一栋祠堂式的青砖灰瓦大屋，屋角上有高高的风火垛子，看起来很有气派。正面两进厅堂，中间有一个长方形天井。从左边厢房上楼，就是私塾的书房了。

毛泽东在前面走着，进了厢房，就看见墙壁上挂了一排饭篮子。这个他知道，是学生们带来的中午饭。到时候，有人会替他们蒸热，就在书房里开餐。八舅的蒙馆里，也是这样做的。

从厢房的木板楼梯上去，就是书房了。毛泽东放眼望

去，只见房里摆着七八张条桌，桌边坐着七八个和他的年纪不相上下的细伢子。上首有一张方桌，桌旁坐着一位老先生。他头戴青缎子瓜皮小帽，身穿打了几个补丁的蓝布棉袍，一条猪尾巴似的细辫子垂在脑后，两撇麻灰色的胡子微微翘起，一副铜边眼镜架到了鼻尖上。毛泽东晓得，他就是南岸私塾的教师邹春培老先生。

此刻，老先生正挥舞着一根二尺长的竹篾片，在方桌上敲得啪啪响。毛泽东知道，这是警告那些顽皮的发蒙学生，叫他们不要吵闹。八舅也有这样一根竹篾片，也是敲得方桌子啪啪响。表哥他们顽皮的时候，就要挨打，打手板，打屁股；有时候，手掌被打得红肿起来，还不准哭，谁要是哭了，还要打屁股。

听见有人上楼来，老先生就放下了竹篾片。一看是身材高大的毛顺生，就站起身来，脸上堆起了笑纹。

毛顺生向邹春培点头，打过招呼，就对毛泽东说：“快过来，给邹先生行礼。”

毛泽东放下红漆书箱，双手一拱，恭恭敬敬作了一个揖，正要下跪磕头，老先生连忙拉住，说：“免了，免了。来，先拜孔夫子。以后你就会文思发达，连中三元……”说着，就把这位新来的蒙童，引领到西墙下，指着墙上的神龛说：“这是孔圣人的神位。记着：从今天起，每天早晨进来，都要对神龛子作揖。”

毛泽东抬头一看，原来和八舅的蒙馆里一模一样，大红纸上写着“大成至圣文宣王先师孔子之位”。于是，就跪

下行三拜九叩的大礼。这是第一次拜见孔夫子，必须如此这般，才显得隆重；以后就简化了，每天早晨只要作揖就行了。

这时，邹春培老先生已经接过毛顺生手上的竹篮子，放在方桌上，笑容满面地说：“好！好！不是我奉承你顺生老板，我看令郎气宇轩昂，仪表不凡；来日定会名登金榜，光宗耀祖。你当老太爷的，自有享不完的荣华富贵，受不尽的皇家恩泽。”

毛顺生不喜欢这种客套，连忙说：“哎！我也不稀罕他的功名利禄，作田人家的子弟，只要算得几笔数，记得几笔帐，写得几句来往信札，就要得了。我石三伢子很调皮，你老先生放势帮我管严些。他要是听话，先生你只管用劲打就是了。”

“那个自然！那个自然！”邹春培老先生连连点头，“我一定尽职尽责就是了。孔夫子说：教不严，师之惰也！昌黎先生也说过：‘业精于勤，荒于嬉’……”

毛顺生听他甩起了书腔，就怕他长篇大论起来，他有点着急了。对于他来说，时间是十分宝贵的。从天亮到天黑，他总是手不停脚不歇，最不喜欢空口讲白话。于是，他把竹篮子里的东西一件件拿出来。邹春培才煞住了话题，把挎着空篮子的毛顺生送下楼梯。一路上，还不停地唠叨：“顺生老板，你只管放心，我一定严加管教，严加管教。”

一听“管教管教”，毛泽东就浑身不自在了。

邹春培送客回来，七八个顽童已经像蛤蟆闹塘一样咕

咕呱呱吵开了。刚才，他们只是好奇地看着这位新来的同学，觉得很有味。老先生一走，他们就不安份起来了。

“不要闹！”邹老先生回转身来，又啪啪地敲了两下竹篾片。于是，顽童们又不做声了。

然后，邹春培才点了毛泽东的大名：

“毛泽东！”

“到！”毛泽东应声站起来。这是他在唐家坵就学会了的礼性。

老先生对他说：“把《三字经》带来，我给你点书了。”

毛泽东双手捧着《三字经》，大步向方桌走去。

他的学生时代就这样开始了。

听见有人上楼来，老先生就放下了竹篾片。

毛泽东知道，这是警告那些顽童们，不要闹了。

毛泽东走到方桌前，把《三字经》放在桌上。

老先生拿起《三字经》，开始点书了。

毛泽东双手捧着《三字经》，认真地听着。

老先生点完书，对毛泽东说：“你以后要好好读书。”

毛泽东点了点头，说：“谢谢老先生。”

老先生看着毛泽东，心里想：这孩子真懂事。

毛泽东回到自己的座位上，继续读书。

就这样，毛泽东在唐家坵开始了他的学生时代。

毛泽东在唐家坵读书期间，成绩一直很好。

毛泽东在唐家坵读书期间，还交了很多朋友。

毛泽东在唐家坵读书期间，还参加了很多活动。

饭篮子的秘密

从这一天起，毛泽东天天到南岸私塾上学。

但是，上学之前，他还要放牛。每天，东方刚露出鱼肚白，父亲就起床了。然后，就要风急火燎地把全家都吵醒。他总是对着窗户大喊大叫：

“石三！快起来放牛。”

毛泽东马上回答：

“好，就起来了。”

他实在是困得很，但是不能再睡了。那条黄牯牛在等他呢！他只好一骨碌爬起来，一边揉着眼睛，一边向牛栏走去。牵上了黄牯牛，让它到后面山边去吃露水草。等到黄牯牛吃饱了，他才能回来吃早饭。然后，才提起红漆小木箱，到南岸私塾去上学。

邹春培老先生特别喜欢这位新学生。那一天，他特地跑到上屋场，在碓屋里看到正在舂米的毛顺生，满脸陪笑着说：“顺生老板！你家石三伢子硬是天上的文曲星下凡哩！我给他点书，他说：春培阿公，你不要点了，我都背得。”

毛顺生不以为然，摇摇头说：“那不奇怪，他在唐家坵

听过表哥们读书，从旁边剽来的。”

老塾师邹春培连忙说：“那不！我就给他点《论语》，那是他没有听过的。我点书的时候，他一丝一毫也不分心，听得十分认真仔细。人家大声读书，他却一点声音也没有，只是在心里默念。一转身，他就来背书，背得一字不差。你说，这奇怪不奇怪？”

毛顺生只是将信将疑地听着。儿子很聪明，会读书，他当然欢喜。不过，他还是那几句老话：“邹老先生，你莫惯坏了他。这伢子，顽皮得很哩，还是帮我管严一点！”

老塾师连连点头，迈着八字步，回南岸去了。

过了几天，毛泽东放学回家，忽然提出了一个要求：请母亲给他准备一个饭篮子，他要把中午饭带到书房里去吃。

母亲觉得很奇怪：同学们都住得远，才把饭带到书房里来吃。从上屋场到南岸，一抬脚就到了，还怕迟到了不成？

毛泽东解释说：“中午饭带到书房里去吃，可以按时开餐，放下饭碗就读书写字，不会耽误工夫。”

母亲对这种做法还有怀疑，父亲却在一旁听见了，立即表示赞成。后来，他又补充一句：“记着，我们莫和那些人家比阔气，不要带什么荤菜，还跟平日在家里吃的一样，只带酸菜子，再加点剁辣椒就可以了。”

母亲答应照办。毛顺生家规很严，日子过得格外的节省。虽说如今家道宽裕了，在韶山冲里，也算得是中上等的家当，但他还是坚持精打细算的老规矩，和穷苦农家一

样，一年很少吃几次肉；初一、十五才给长工们吃一点鸡蛋，平常也是没有的。家里的人，连鸡蛋也舍不得给。不过，母亲十分疼爱石三，有时候，就偷偷的把一点点火焙鱼或几条腊泥鳅，埋在米饭下面。儿子已是半个大人了，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如今又在读书，劳心又劳力，吃得太差会把身体搞坏哩！

可是，从这一天起，母亲发现了一个异常的现象：每天放学回来，饭篮子里一粒饭也不剩；而到了吃晚饭的时候，石三伢子却吃得特别多，一副狼吞虎咽的样子，好像三天没有吃东西似的。她有点吃惊了，暗想：带去的饭不少啊，为什么饿成这个样子啦？后来，又一转念：对了，石三正是长身体的时候，怕是要多吃一点。于是，从第二天起，多装进一碗饭，还加了一瓢油炸辣椒。

第二天，吃晚饭的时候，母亲细心地观察石三吃饭的变化，只见他还是那个样子，那又粗又硬的糙米饭，几筷子就扒掉一大碗。一看这情景，母亲焦急了，不安地问他：“三伢子，你为什么这样饿呀？是不是哪里不舒服？”

毛泽东笑道：“不舒服还能吃得这样多么？”

母亲说：“你不要哄我，对娘要讲真话。”

望着母亲慈祥的眼睛，毛泽东觉得不能隐瞒了，就一五一十地对母亲讲了真话。

事情是这样的——

就在毛泽东拜完孔夫子的第二天，南岸私塾又来了一个发蒙学生，小名叫做黑皮伢子。

过了几天，同学们都混熟了，年龄都差不多，兴趣也大体相同，在一处起坐，倒也不觉得寂寞。而且，中午饭后，有一个时辰的午休时间，更是学童们嬉闹玩耍的好机会。邹春培是上了年纪的人，要歇午觉。学童们把带来的中饭吃完了，就像解开了笼头的野马，到学馆后面的山里捉小鸟玩去了。

毛泽东的家离南岸私塾最近，他是不带饭的，平素也不和这些学童们一起玩耍。有一回，他在家里吃过中饭，就往学馆里跑，只见同学们正在吃饭。他一看，没有黑皮伢子；数一数饭篮子，也正好少了一只。他问了问同学们，大家都说黑皮伢子从来就不带饭，每逢大家吃饭的时候，黑皮伢子就跑到外面玩去了。

毛泽东一听，心里好生奇怪，他早几天就知道，黑皮伢子的家离南岸私塾最远，有六里多路。那他为什么不带中午饭呢？难道还能跑回家去吃饭么？想着想着，怎么也弄不清楚，他就走出了南岸私塾，想弄个水落石出。没有走多远，只见山坡上的树林子里，有一个人影在动。走近一看，正是黑皮伢子。他在低着头拣枯树枝，而且，地上已经堆了很多。毛泽东更奇怪了，黑皮伢子的家正是大山冲里，那里有的是干柴，为什么要从六里路以外带干柴回去呢？既然是来读书的，连中午这一个时辰也不肯休息，又是为了什么呢？想着想着，他就走到黑皮伢子身边，一面帮他拣拾枯树枝，一面向他提出这些问题。

黑皮伢子看了看毛泽东，显得十分拘谨。后来，看到